

# 十字路口的嗚咽

黃秋琴

夏天終於過去了，那炎熱的日子裏，不少人汗流夾背，覺得日子難挨；却有人認為最逍遙自在又痛快。面對着湖光山色、清風徐來，住在大湖山莊的「立委」表示，他可以爲了倒映在湖水中的藍天碧山、萋萋青草中的白鷺鷥、泡在淺水中的懶水牛及一刻也不安寧的水鳥，站在湖邊流連忘返。而且，更可愛的真過於那小小的水鳥；游游泳吵吵架，一翻身就潛到水裏，呆一會又在水面賽起跑來，有意思極了。——這些「立委」說得多生動、多引人入勝，又多麼有此閒情雅興了……

忠孝東路的高樓上，寬敞雅緻的大廳裏，閃閃發光的高跟鞋，踩在茸茸輕柔的波斯地毯，嬌軀無力的斜躺在瑞典小羊皮沙發。崔苔青、辛永秀，和台大那個返老還童的什麼文學教授葉慶炳，進行聯合報趕時髦標新立異的「第三類接觸」，颯颯的冷氣吹送下，火熱地高談台上風騷。那葉教授左手握着金框的黑烟斗、眯着近視眼，不時地習慣性輕拍自己的胸脯，發出「哈哈！嘿嘿！」的笑聲在得意、在沉醉……；崔苔青腰部作職業性的自然律動，低哼着她迷人的歌曲「朋友！朋友！讓我們來歡唱，快樂的時光……大家一起來享受！享受！……」

徐州路、濟南路等地的校區，每隔幾天，就有黑壓壓的一大群人，其中大半是還留着短髮的年輕女性，懷抱着重重的一大堆書籍，急急地從

那懸掛「XX職業人員考試試場」紅布橫幅的校門口擁進擁出，然後，她們就痴痴的等，等着有一天從報紙上尋找出自己的名字，……。

找到的機會并非沒有，只是就像對「愛國獎券」期待中第一特獎一樣；儘管至多所能得到的是一個月六千元台幣的職位。拿七月間舉辦的「電信人員特種考試」來說，適合女性工作的乙組營業內勤組就有二萬一千餘人報考，但是，電信局預定錄取的只有五十人。算起來是每四百卅一人人才錄取一名，這種錄取的比率，已經超越單靠勤學聰敏所能獲致的範圍，那真的是要祈禱幸運之神的特別照顧了；也許這是大街小巷神壇林立、各地廟宇香火鼎盛的重大的原因。

“畢業即失業”這句話當我們還是孩童時代已在社會傳播，「經濟部長」說過：台灣的失業問題并不嚴重，至多各人家裡飯桌上添一個碗、一雙筷子。不錯！尤其是女性，更不致於街頭搶劫！大概是官員們一直是如此的想法，失業情形就這樣漠不關心的聽任嚴重發展下去；雖然，大熱天炎陽下，拿着「求才啓事」的年輕女子滿街奔跑，終究是人家的女兒！而且，「衣食足而知榮辱」，讓他們日夜爲生活所須的職業奔走、愁苦，說不定更能避免她們吵嚷誰走內線、暗佔名額……乃至於誰拿綠卡、置產海外……。

絕大多數的女孩子，完成學業踏出校門後，已經無法像她們好幾屆以前的學姊一樣，取得教師、公務員或公民營企業的固定職位。每一年數以萬計的女畢業生，踏入社會後到底從事些什麼

工作，儘管有好多諸如「青年輔導會」、「國民就業輔導中心」這一類的政府機構，却從來沒有一個單位真正去關心或做確切的統計。最近，台北市警察局在進行一連串的風化查察時，接二連三的找了幾家「伴遊」應召站，發現其中有幾位大專的女畢業生也在從事「伴遊」的工作，當中一位畢業於某學院中文系的劉小姐提到，她們班上去年畢業時共有四十幾位女生，畢業後有的嫁了人，有的在家另有打算，出來找事做的差不多有三十人左右。這位劉小姐列出她們班上女同學的職業是：廣告連絡員（靠拉廣告賺佣金）、建築公司售屋小姐、餐廳接待員、業務代表（推銷員）、……等等，可以說都是不安定的工作。

不只是工作不安定，而且每月的所得也有限，大都在四千元台幣左右，每個月支付都市裏昂貴的房租和三餐費用，已所剩無幾了，她們那種勉強維持的苦況是可想而知了。如果，她們家庭的生活需要接濟或弟妹的學費需要維持，往往有的就在走投無路、重重壓力下，再也顧不了太多的充當起「伴遊」或「女經理」了。

表面上，這些工作都很輕鬆，「伴遊」只是陪伴男人出遊或逛街，有玩有吃、有說有笑，工作自由又容易賺錢；到餐廳、酒館、沙龍當女經理，半蹲半跪在地毯上或坐在客人旁邊，看到客人的酒杯見了底，立即爲他斟滿，看到客人拿起香煙，立即爲他點火，或爲客人點菜叫酒，如此而已，每月就有一萬台幣以上的收入，也很輕易。而且不論伴遊或到餐廳，清湯掛麵的短髮、幾分學生氣質，都是那種社會所最動心歡迎的，因此，找起這些工作也很簡便。

不過，實際上這種錢那有這麼簡單賺得，天底下有幾個找小姐伴遊的男人，有那份真正想遊山玩水的閒情雅興，或真的要乖乖地在咖啡廳裏怡情悅性的靜聽音樂。這些人大都是有了錢，想尋找另一種清新的刺激，最好的是極少數想重溫年輕時花前月下的舊夢，却也難免找機會糾纏。因此，當「伴遊」的爲保持清白，總要時時刻刻的提防紳士服飾下的醜惡原形。在餐廳、酒館上班的女生，當然，更要面對「意不在酒」的醉翁，往往是哭臉當笑臉，那份苦楚也不是旁人所可

體會的。

即使是大學畢業的女生，她們也都是年紀還輕，而且大都是初次踏入社會，根本不會瞭解過這個社會的五花八門、險詐百出，有的甚至從未想過報紙上求才廣告所登的「女經理」、「女接待」、「高尚工作」、「純伴遊」等等會有半點的虛偽或混雜。當她們按着報上所寫的地址前往應徵，或是寄了履歷片一段時間後被約見時，即使發現工作項目有點怪里怪氣，想掉頭就走，也常常敵不過那些酒館、應召站真正女經理的蓮花舌，「循循善誘」之下，又因接連找不到職業的挫敗心理，也就自我安慰的姑且一試了。

剛開始工作時，她們也都潔身自好的堅持到底，面對一些胡言亂語糾纏不放的老凱、老千時，也會怒目相向、大聲斥責，只是那些女老板天天的邊勸邊誘，甚至設計好圈套、陷阱，有些原本純潔無邪的年輕女子，就逐漸的消失「自持」的能力而走上了「風化」的路途。

對於畢業女生充當伴遊、陪酒等工作這種日漸增多的現象，不知誰在暗中指使，以聯合報爲首的各報紙，大事渲染，說這是那些女生貪慕玩樂及虛榮心作祟，認爲她們崇尚功利、嚮往豪華轎車、美麗的服飾……，因此在絢麗的霓虹燈、香醇的美酒、金錢的魔力下墮落。一字也沒提到她們要找正常職業的絕望和迎人笑臉所隱藏的血淚辛酸。當然，這麼用上簡單的字眼一宣傳，失業問題的責任沒有了，這些女生因此失身甚至被姦殺，也都變成「咎由自取」了！如果那些伴遊、陪酒的女生真的有人是貪慕虛榮，又是誰的折磨或污染使她們失去人性應有的尊嚴？更何況她們的心頭大都承受着家庭生活的重担和環境的壓力！

她們從母親的懷抱，到學校的課堂，然後當青春年華時踏上街頭，到處應徵、隨時碰壁，結果，一個個的徬徨於十字路口，什麼志趣、心向和理想誰願意去記得？無數的挫折帶來了無邊的憂愁，她們只要一份工作，却日日痴痴的張望，眼淚滴在心頭！可是，沒有人關心，偏偏有人在怪責，到底這是誰之過？！